

编者按: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不仅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也关系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对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出了更长远的目标:从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使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今天,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和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刊在2018年第2期以“当代社会研究”栏目为平台推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研究”专题,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担任专题主持人,并刊发来自李春玲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关学者的研究文章后,在第3期继续刊发不同学者就这一问题撰写的文章,旨在从不同角度对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对策与途径,以飨读者。

白领、中产与消费 ——当代中产阶层的职业结构与生活状况

朱迪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在当前经济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社会结构和中产阶层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基于2006—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地区率先进入了“白领社会”,白领从业人员数量超过全社会就业人口的一半,实现了职业结构的初步转型;由白领为主体构成的中产阶层约占1/4城镇人口,城镇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重合度更高。一部分白领虽然职业地位较高,但因受到收入水平的局限而无法跻身中产阶层。虽然白领群体的生活机会有所分化,但是“白领社会”这个新阶段对于人们的生活福利和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都有重要启示。数据显示:一方面,中产家庭的生活质量更高,对于文化娱乐和耐用品消费的欲望也较高,消费升级的趋势最先出现在中产阶层,逐渐向中低阶层扩散;另一方面,较高的住房支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产家庭的消费和福利。政策建议强调打造现代服务业就业体系,扩大中产阶层群体,加强“中高端”消费市场供给,满足消费升级需要以及围绕改善民生扩大消费。

关键词:中产阶层;白领;第三产业;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升级

中图分类号:C 912.5; C91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18)03-0001-11

我国正在经历深刻的经济和产业结构转型,主要包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强化;此外,推动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首次超过50%,2016年延续这种态势,达到51.6%^[1]。这是我国即将从工业化中期转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大标志,由于服务业的就业弹性高于工业和农业,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也会深刻地反映到职业结构的变动上,即在非农从业人员当中白领从业

人员总量超过蓝领从业人员总量^[2]。

中产阶层主要指从事白领职业、受过良好教育、生活比较优越的人群。在英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中产阶层特指区别于贵族和精英的家庭背景,白手起家的人。中产阶层象征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和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代表依靠个人努力实现梦想的社会流动路径,被很多社会认为是核心人群或说主流人群。同时,中产阶层处于社会结构的中间,既区别于上流社会的精英,也不同于文化水平较低、处于生存边缘的底层人群,该阶层的壮大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合理健康发展。

收稿日期:2017-1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13CSH027)

作者简介:朱迪(1981—),女,江苏徐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本文使用实证数据,主要分析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职业构成和生活状况,希望厘清以下问题: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对于职业结构有着怎样的影响,这些新的趋势对于中产阶层扩大及其生活福利有着怎样的影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也将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数据来源是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06—2015年)。CSS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范围基本涉及全国25~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乡区域,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总共有41 685个样本,2015年CSS调查的样本为10 243个。

一、中产阶层的职业构成:白领与服务业

很多学者和研究机构致力研究中产阶层的发展现状,不光是本国,也有世界性的研究。由于中产阶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方面的重要功能,这些研

究的目的也多样化,有的关注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有的关注新出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阶层,有的关注世界消费趋势,也有的关注社会运动和中产阶层思想动态,等等。

瑞信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1]将拥有价值5万~50万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财富的人群定义为中产阶层。按照瑞信研究院的测算,2015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成年人口的10.7%,若是加上最富裕阶层,中产及以上阶层占成年人口的11.3%;美国的中产及以上阶层占50%,印度的中产及以上阶层占3.2%,俄罗斯的中产及以上阶层占4.6%。表1显示了2000—2015年主要国家中产阶层的数量变化。中国中产及以上阶层的成年人口增长了4 330万,美国增长了2 200万,印度增长了770万,而俄罗斯的中产人口下降了60万;2007—2008年的经济危机对于各国中产阶层的发展都有负面影响。

表1 2000—2015年4国中产及以上阶层成年人口数量变化(百万)^[2]

国家	时间/年					2000—2015
	2000	2000—2007	2007—2008	2008—2015	2015	
中国	71.8	102.0	-67.3	8.5	115.1	43.3
美国	99.7	11.9	-6.8	17.0	121.7	22.0
印度	17.8	12.5	-5.5	0.7	25.5	7.7
俄罗斯	5.6	11.1	-2.5	-9.2	5.0	-0.6

虽然是成熟社会结构的国家,英国的社会结构近些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2011—2013年,英国广播电视公司(BBC)联合6所大学进行了“大不列颠阶层调查”(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结果显示:传统的社会结构已经不足以解释英国的社会变化。该研究主要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大

维度定义社会阶层,提出英国社会目前拥有7个阶层(见表2)^[3]。传统的中产阶层和工人阶级的结构只能解释39%的被调查者,并且调查者认为传统工人阶级“正在退出历史舞台”^[4],而新出现的阶层包括技术中产阶层、新富裕工人和新兴服务工人,其占到40%的人口比例。

表2 当代英国社会的七大社会阶层(资料来源^[4-6])

阶层	人口特征	人口比例/%
精英	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都非常高,拥有庞大的社会网络,接受精英高等教育,平均储蓄额超过14万英镑	6
稳固的中产阶层	高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平均家庭年收入4.7万英镑,文化品味高雅	25
技术中产阶层	新兴社会阶层,高经济资本,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较低	6
新富裕工人	比较年轻,中等经济资本,社交和文化活跃	15
传统工人阶级	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都很低,但是往往拥有高价值的房产,平均年龄66岁	14
新兴服务工人	新的、年轻的城市人群,经济资本较低,但家庭收入不错,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平均年龄34岁,是最年轻的群体,其少数族裔人口比例较高	19
不稳定的工人阶级	经济资本贫乏,其他指标也得最低,税后年收入8 000英镑,平均储蓄额800英镑,极少接受过高等教育	15

中国的中产阶层同样拥有较高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很多实证研究认为这一群体是扩大消费的重要力量,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①。张翼^[8]使用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发现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老中产阶层的生存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而新中产阶层的发展性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是目前产能供给与新中产的消费品味存在差距。上海研究院社会调查和数据中心课题组^[9]分析表明:上海的中等收入群体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消费欲望以及更丰富多元的生活方式,他们频繁地参与文化、娱乐和休闲消费,更愿意在子女教育、文化品味、休闲旅游和绿色消费方面投资。张林江等^[8]认为:中产阶层对商品和服务的要求更加个性化、品质化、差异化、精细化,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更高,更强调重视服务的良好体验性,因此,在庞大的中产阶层消费转型的支撑下,具有良好消费体验性的“想象力经济”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在目前阶段,中产阶层和中等收入群体遭遇了向上流动、生活质量、社会保障和阶层认同等多方面的困境,不利于阶层规模的扩大以及社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有研究^[7,9-11]从收入、就业、供给、消费多个维度提出了发展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政策建议。张翼^[8]特别提出:扩大消费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民生保障——消费刺激政策要在各阶层之间进行收益的公正性评估,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

开放与时代发展成果。

虽然学术界对于中产阶层的定义有所争论,但是职业作为中产阶层的核心概念毋庸置疑。从职业的维度,白领和蓝领群体是区分中产阶层的重要标准。白领主要指脑力和半体力劳动者,蓝领主要指体力劳动者。本节使用统计年鉴数据和全国调查数据,比较白领和蓝领的规模变化,考察我国职业结构的发展趋势。

按照三大产业的定义,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指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广义的农业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第一产业,蓝领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而白领从业人员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分析三大产业就业人口变化趋势有助于考察三大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职业结构变化。

图1显示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中全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变化趋势。1996—2015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从占全部就业人口的51%显著下降到28%,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例均有所扩大,其中,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从26%上升至42%,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从24%上升至29%。可见,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增长速度快于第二产业,从1996年大约17927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大约32839万人,第三产业成为全社会就业人口比例最高的产业,职业结构实现初步转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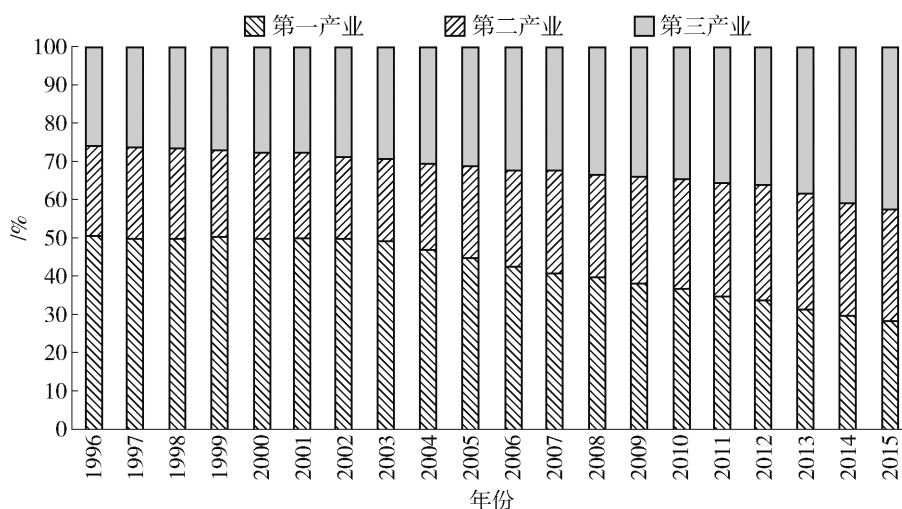


图1 1996—2015年全国三大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变化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见图2),1996—2015年的20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所占国内生

产总值比例均有所下降,分别从19%和47%下降到9%和41%,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从34%增加至

① 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xuexi/n1/2016/0517/c385474-28357953.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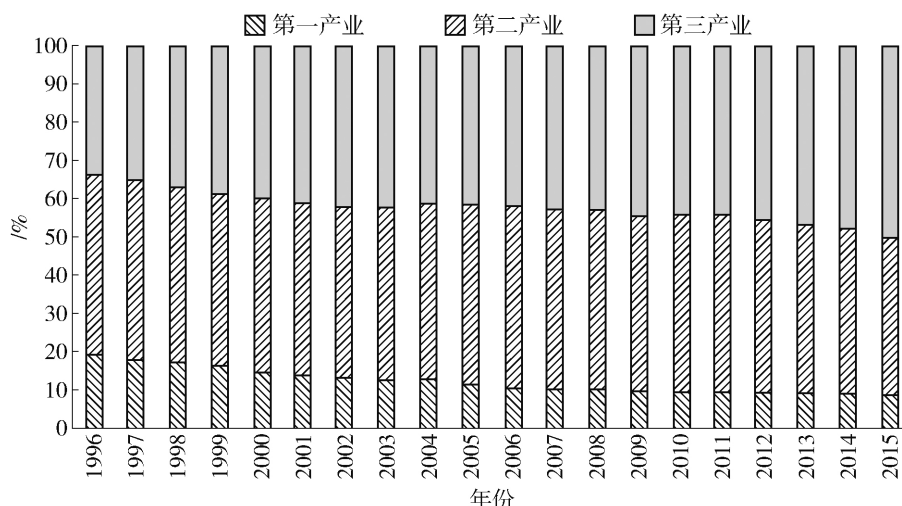


图2 1996—2015年全国三大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变化趋势

50%。产业结构的转型解释了白领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缺少具体的职业构成,人口普查数据覆盖的年份较少,因此均无法详细考察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有详细的职业分类以及其他人口学变量,从而可以揭示我国近10年间白领和蓝领的发展趋势及其人口特征。调查数据同样显示了白领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及农业从业人员的大量减少。根据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依据前文提到的白领和蓝领的概念,本文将白领定义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工作人员”和“服务性工作人员”以及调查到的很少比例的“警察和军人”;将蓝领定义为“生产工人运输工人”,而“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为农业从业人员。

图3显示:2006—2015年,白领在全国就业人口中的比例基本呈上升趋势,由2006年的32%上

升至2015年的38%;农业从业人员则呈明显下降趋势,由52%减少到了42%。调查数据也显示:2013年,白领在城镇就业人口中的比例达到62%,在2015年则达到64%,相对于蓝领和农业从业人员的人口优势有所强化。如果只计算非农从业人员,2008—2015年,城镇地区白领占非农就业人口的70%以上,规模优势更为明显,基本呈逐年增长趋势。

已有研究显示:白领主要集中在第二和第三产业,而第一产业人才流失严重。李强等^[1]使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进行职业分层,其中职业低层的典型职业为农民,而职业中产和职业上层大致属于白领的范畴,可能也包含一部分蓝领。根据CGSS 2013数据,2012年白领在第二产业的比例为38.29%,在第三产业的比例占56.67%,在第一产业的比例不到1%。

第三产业也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是解决就业的主力产业。以美国为例,截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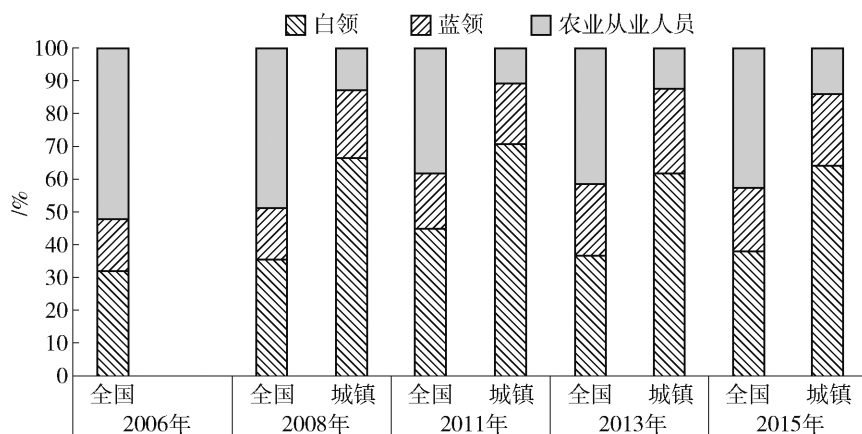


图3 2006—2015年全国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

2017年7月,服务业就业人口为12 657.9万人,占全国非农就业人口的86%,占全国16岁以上就业人口的82%,其中私有部门服务业解决就业人口10 422.1万人,政府部门服务业解决就业人口2 235.8万人^[2]。相对而言,曾经辉煌的第二产业(包括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在20世纪50年代雇佣41%的人口,到了70年代下降至33%,截至2014年只有12.7%^[3]。从职业结构看,白领在美国社会中占到大多数。截至2017年7月,美国16岁以上就业人口为15 447万人,白领(包括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服务人员以及销售和办公室人员)人口为12 187.9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口的79%^[2]。专业人员在白领中占很高比例,他们通常拥有较强的职业认同以及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专业人士大多分布在第三产业,也有一部分在制造业、建筑业和农业,统计显示:2015年专业人员占全美就业总人口的51%^[4]。

如果将农业和非农体力劳动者都作为体力劳动者纳入蓝领的分析范畴,全社会就业人员可简单分为白领和蓝领(后文将沿用此定义)。CSS数据显示:白领大都分布在城镇地区,2015年83%的白领分布在城镇地区,只有17%的白领分布在农村。蓝领的分布状况正好相反,69%的蓝领居住在农村,31%的蓝领居住在城镇地区。白领和蓝领中的男性比例都较高,2006—2013年,男性比例约在52%,女性比例约在48%,到2015年,白领的性别比例达到均衡,分别占50%。城镇地区白领和蓝领的性别比例呈类似趋势,到2015年,城镇白领中男性比例开始低于女性比例,分别占49%和51%。横向比较的话,城镇蓝领中的男性比例显著较高,这可能与青壮年男性农民工流动到城镇地区打工有关。城镇地区蓝领的年龄也较小,2006年城镇蓝领的平均年龄为42岁,低于城乡平均水平的45岁,虽然在2008、2011和2013年间城镇蓝领的平均年龄有所增长,2015年增长至46岁,但仍低于城乡蓝领的平均年龄49岁(见图4)。这个数据进一步验证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动到城镇的趋势。无论从城乡还是城镇地区看,白领的平均年龄普遍低于同年蓝领的平均年龄。

从全国看,白领和蓝领人群在受教育程度、收入上有显著差异(见图5),城镇地区无论白领还是蓝领的受教育年限普遍较长,2006—2008年的差距较明显,2008年之后差距逐渐缩小。白领的受教育年限显著较长,2006年城镇地区白领的平均受教育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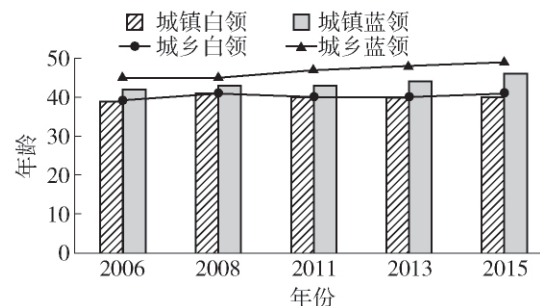


图4 2006—2015年全国和城镇地区白领和蓝领的年龄

限为11年,之后维持在平均受教育年限12年,远高于蓝领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9年。如果以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中专/职高3年、大学4年定义受教育年限,白领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大概在高中、中专或职高,而蓝领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大概在初中。从城乡总体看,蓝领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更低,200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年,到2008年增长到7年,但到了2015年仍维持在7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远低于城乡白领平均12年的受教育年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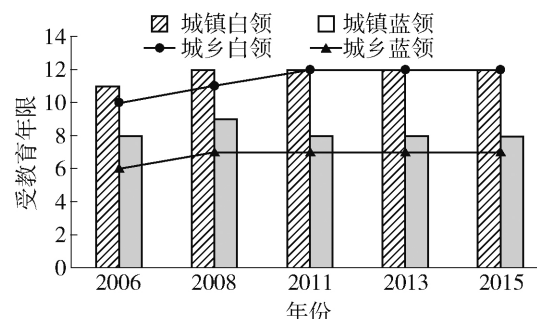


图5 2006—2015年全国和城镇地区白领和蓝领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二、中产阶级的规模和特征

本文主要使用职业和收入来定义中产阶级。由于精英阶层只占人口的很少一部分,很难算出较为准确的人口比例或者与其他阶层作比较,所以本文将这部分精英阶层纳入“中产阶级”统一进行分析。

虽然学界对于中阶层的概念有所争议,但是“高级管理者”和“高级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属于中产阶级。很多现有文献也将他们称作“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5]。虽然本文不赞成用收入来单维度定义中产阶级,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得不承认收入或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是影响一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机会和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在“精英”阶层以外的普通白领中,本文将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普通白领归入“中产阶级”。其余的人群,

包括收入等于或低于平均水平的普通白领以及蓝领(体力劳动者),定义为“中低阶层”。本文使用家庭人均收入,而非被访者汇报的个人收入,作为划定中产的标准之一,前提假设是认为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多依赖于作为家庭成员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也有可能帮助提高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也有可能拉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本文的中产阶层可以理解为中产家庭的成员。

根据 CSS 2015 数据,中产阶层占全国人口的 16%,中低阶层占 84%。城镇地区的中产阶层比例显著较高,占城镇人口的 25%。农村地区的中产阶层比例仅为 5%。如果以被访者为中产阶层定义中产家庭,那么中产家庭在全国的比例为 16%,在城镇地区的比例为 25%(见表 3)。

表 3 2015 年中国中产阶层规模及城乡分布 %

阶层	城镇	农村	城乡总体
中产阶层	25	5	16
中低阶层	75	95	84
合计	100	100	100

本文估计的中产阶层规模与现有研究类似。李培林等^[4]使用 CSS 2006 数据,计算得到核心中产和半核心中产(收入、教育和职业标准中符合 3 个或者 2 个)占全国人口的 12.1%。前文提到的瑞信研究院研究报告显示,使用家庭财富的指标估计 2015 年中国中产阶层人口比例为 11.7%。张翼^[5]将中产阶层进一步划分为业主阶层、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使用 CSS 2013 数据,发现中产及以上阶层占全国劳动力人口大约 1/3。老中产阶层通常收入较低,用本文的定义来衡量的话可能属于中低阶层,并且该研究使用劳动力人口作为总体,因而所估计的中产阶层比例较高。李强等^[1]从收入或者职业单维度定义中产阶层,分析得到的比例稍高,根据 CGSS 2013 数据,2012 年职业中产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为 20.86%,收入中产占 18.89%。

除了中产阶层,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往往也提及另一个概念,即“中等收入群体”,并常常困惑二者的区别。尽管二者都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中属于中层的群体,但是二者的概念与社会功能有所差异。中产阶层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社会 and 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更多地是反映职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即劳动者群体中白领劳动者大量增加和蓝领劳动者大量减少的趋势,因而使用以职业指标为主的多种

指标测量。而中等收入者主要是反映收入分配格局变化,通常使用收入单一指标来测量。中等收入者一般是指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生活比较宽裕,相对于高收入者和收入较低的贫困人口来说,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

本文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使用相对指标。该指标使用收入中位数作为参照标准,将收入等于中位数的 0.75 倍及以下的人群定义为低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数的 0.75 倍但低于中位数的 1.25 倍(包括 1.25 倍)的人群定义为中低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数的 1.25 倍但低于中位数 2 倍(包括 2 倍)的人群定义为中高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数 2 倍的人群定义为高收入群体。

表 4 显示了全国和城镇地区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重合情况。我们看到,在全国范围内,大约 92% 的中产阶层分别属于中高收入群体(24%)和高收入群体(68%),大约 69% 的中低阶层分别属于中低收入群体(23%)和低收入群体(46%)。而在城镇地区,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重合度更高,96% 的中产阶层分别属于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

表 4 2015 年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的交互分析

	%				
收入群体	全国		城镇地区		合计
	中产 阶层	中低 阶层	中产 阶层	中低 阶层	
低收入群体	3	46	2	31	39
中低收入群体	5	23	4	25	20
中高收入群体	24	17	23	22	18
高收入群体	68	14	71	22	22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中产阶层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为 44 155 元,中位数(位居第 50% 分位的家庭人均收入)为 30 000 元,中低阶层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平均只有 17 292 元,中位数仅为 12 800 元。同时,中产阶层内部的收入差距较大,标准差为 89 815 元,中低阶层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标准差为 20 921 元。

白领群体内部分化较为明显,一部分白领虽然职业地位较高,但是受到收入水平的局限而无法跻身中产阶层。表 5 显示了这种差异。总体讲,普通白领群体中(除了高级管理者和高级知识分子两个精英群体之外),54% 为中产阶层或者说符合中产

阶层的标准,46%为中低阶层。其中,办事人员群体中有65%为中产阶层,商业工作人员中有50%为中产阶层,服务性工作人员中有48%为中产阶层。

表5 城镇白领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 %

阶层	办事人员和 有关人员	商业工作 人员	服务性 工作人员	合计
中产阶层	65	50	48	54
中低阶层	35	50	52	46
合计	100	100	100	100

三、城镇中产阶层的消费特征

职业和产业结构的转型表明我国城镇地区进入了“白领社会”的新阶段。虽然白领群体的生活机会有所分化,但是“白领社会”这个新阶段对于人们的生活福利和整个社会的消费文化都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本节将重点讨论中产家庭的消费特征与消费升级趋势。

根据CSS 2015数据,城镇中产阶层的家庭支出显著高于中低阶层的家庭支出,分别为114 561元和62 906元。就人均家庭支出而言,中产阶层也几乎是中低阶层的2倍,分别为33 448元和17 299元。5%最富裕家庭的收入远远高于支出,而其余95%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基本持平。数据显示:人均收入最高的5%家庭的人均支出为72 273元,而人均收入达到130 477元,为支出的近2倍;其余95%家庭的人均支出为18 630元,而人均收入为18 373元,与支出几乎相抵。城镇居民中,45%的中产家庭收大于支,34%的家庭收支相抵,而中低阶层家庭主要是收支相抵甚至收小于支,分别占中低阶层家庭的37%和36%(见表6)。

表6 2015年城镇家庭的收支状况 %

收支状况	中产阶层	中低阶层	合计
收大于支	45	25	30
收支相抵	34	37	36
收小于支	19	36	32
不好说	1	2	2
合计	100	100	100

以上分析可见,富裕家庭的消费支出虽然较高,但只占家庭收入的一部分,但是一部分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消费支出与收入基本相抵甚至入不敷

出,一方面说明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生活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也暗示富裕中产阶层的消费潜力有待开发和提升。

本文将饮食、衣着、水电、住房、医疗、赡养老人及人情开支定义为家庭成员用于满足基本需求的消费,即生存性消费;将教育、旅游、娱乐、耐用品、通讯、交通开支定义为满足自身及家庭成员未来发展需要的消费,即发展性消费。2015年,城镇中产家庭的生存性消费支出为73 521元,发展性消费支出为35 247元,中低阶层家庭的这2种支出都较低,分别为42 366元和16 232元。控制家庭规模因素,中产家庭的生存性和发展性消费支出仍然较高,人均支出分别为24 605元和13 908元,而中低阶层家庭的生存性和发展性消费人均支出为11 100元和4 648元。主要原因是中低阶层的住房和饮食支出可能只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是中产阶层的饮食、住房、衣着等支出可能更注重生活质量,从而支出更高。

图6显示了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家庭生活支出以及构成比例的差异。图中前8类为生存性消费,9~13类为发展性消费,最后1类为其他支出。总体而言,无论中产阶层还是中低阶层,生存性消费都占到家庭开支的主要部分,占中产家庭开支的64%和中低阶层家庭开支的67%。即使是中产家庭,用于自我和家庭的发展和提高生活质量的消费空间和购买力也被很大程度压缩。

除了医疗保健,中产阶层在各个类别中的家庭支出均高于中低阶层。差异最大的为首付及房贷、耐用品、饮食和衣着支出。中产家庭的首付及房贷支出为19 941元,中低阶层家庭的该项支出为4 708元;中产家庭的耐用品支出为13 976元,中低阶层家庭的该项支出为4 184元;饮食支出上,中产家庭和中低阶层家庭分别为22 447元和16 160元;衣着支出上,中产家庭和中低阶层家庭分别为7 462元和3 447元。

从支出比例构成上更能看出中产阶层较高的生活质量。虽然中产阶层的饮食支出较高,但是仅占家庭支出的20%,中低阶层的饮食占家庭支出的26%。同中低阶层相比,中产阶层在衣着、购房首付及房贷、文化旅游、耐用品方面的支出比例较高。考虑到衣着和住房虽然在生存性消费的范畴,但中产阶层的衣着和住房消费显然档次更高,从而比中低阶层的支出比例更高。文化旅游和耐用品消费属于典型的发展性消费,该支出比例较高反映了中产

阶层在发展性消费上更强的消费偏好和购买力。

研究也反映出较高的住房支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产家庭的购买力,房租、首付和房贷加在一起平均占到中产家庭支出的 20%,去掉基本生活开

支,能用在自我提升或者享受生活等消费的空间就很小。比如访谈中一些大城市中产阶层被访者谈到,“现在感觉跟房子相比,生活中其他东西都很‘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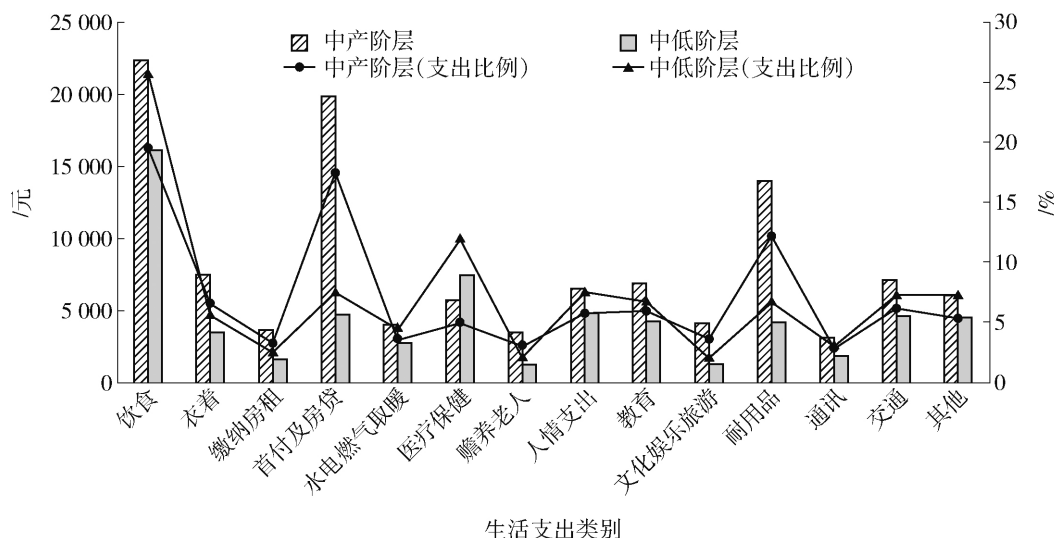


图6 2015年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的家庭生活支出及支出比例

数据显示:2015年城镇居民的住房拥有率达到92%以上。如表7所示,中产家庭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93%,中低阶层达到92%。中产阶层家庭拥有1套以上住房的比例高于中低阶层,其中22%的家庭拥有2套住房,4%的家庭拥有3套住房,1%的家庭拥有4套住房。而就目前居住状况看,仅78%的中产阶层居住在自有住房中,另有14%的家庭租住私人房,3%的家庭租住亲友房,3%的家庭租住廉租房,还有1%的家庭住集体宿舍。由此可以解释缴纳房租在中产阶层家庭支出中占一定额度,平均值为3703元,占家庭开支的3%。

表7 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家庭拥有住房的数量占比 %

拥有住房数量	中产阶层	中低阶层	合计
0	7	8	8
1	67	75	73
2	22	15	17
3	4	2	2
4	1	0	0
合计	100	100	100

接下来考察城镇家庭的耐用品拥有情况。首先,可以看到耐用消费品的升级,如液晶电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也有一些传统耐用消费品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彩电、普通手机等;技术革新带来了

成本和价格的降低,从而推动着耐用消费品的大众化,以前比较高端的耐用品逐渐走入大众家庭,如空调、微波炉烤箱等厨房电器以及汽车^[7]。智能手机是新技术产品迅速大众化的典型代表,中产阶层的拥有率在2015年达到97%,而中低阶层的拥有率也有82%。

其次,可以看到中产阶层的购买力和消费欲望都更强烈,高档家电、数码产品和汽车的拥有率显著更高。如图7所示,本文将调查中的家庭耐用品分为4类:普通家电、高档家电、数码产品和机动车。普通家电包括彩色电视、电冰箱、洗衣机;高档家电包括液晶或者等离子电视、微波炉烤箱等厨房电器、洗碗机、空调和真空吸尘器;数码产品包括电脑、摄像机和数码相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机动车包括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国产汽车和进口汽车。

普通家电中,中产阶层与中低阶层的拥有率接近甚至更低;高档家电中,以液晶电视为例,中产阶层的拥有率为77%,高于中低阶层53%的拥有率;数码产品中,以平板电脑为例,中产阶层的拥有率为57%,高于中低阶层25%的拥有率;中产阶层拥有国产汽车的比例达到47%,而中低阶层的拥有率为20%。

四、研究发现与总结

分析显示:城镇地区率先进入了“白领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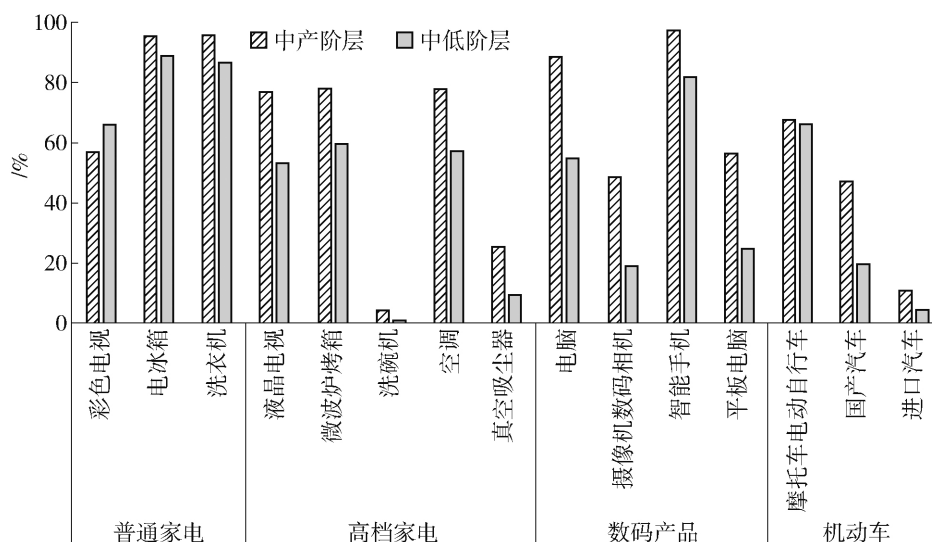


图7 2015年城镇中产阶层和中低阶层家庭耐用品拥有率

白领从业人员数量超过城镇就业人口的一半,实现了职业结构的初步转型。CSS 数据显示:2015 年白领占城镇人口的 66%,其中,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构成的“高级管理者”占 5%,由专业技术人员构成的“高级知识分子”占 14%，“普通行政人员”占 15%，商业和服务业工作人员合计占到 31%。本文将“高级管理者”“高级知识分子”和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白领定义为中产阶层,结果显示:中产阶层占城镇人口的 25%。城镇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重合度更高,96% 的中产阶层分别属于中高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但是,白领群体的内部分化也应当引起重视,一部分白领虽然职业地位较高,但受到收入水平的局限而无法跻身中产阶层。普通白领群体中(除高级管理者和高级知识分子两个精英群体之外),办事人员群体中有 65% 为中产阶层,商业工作人员中有 50% 为中产阶层,服务性工作人员中有 48% 为中产阶层。

中产家庭的生存性和发展性消费支出都高于中低阶层,人均支出分别为 24 605 元和 13 908 元,主要原因是中低阶层的住房和饮食支出可能只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是中产阶层的饮食、住房、衣着等支出可能更注重生活质量,从而支出更高。同中低阶层相比,中产阶层在衣着、购房首付及房贷、文化娱乐旅游、耐用消费品方面的支出比例较高,高档家电、数码产品和汽车的拥有率显著更高。文化娱乐旅游和耐用品消费属于典型的发展性消费,反映了中产阶层在发展性消费上更高的消费欲望。研究也反映了较高的住房支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产家庭的购买力。

基于实证发现,本文主要从收入、就业、供给和消费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经过测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不会显著推迟我国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因此有空间在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提高经济发展速度^[3]。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虽然逐年增长,但是扣除价格上涨因素之后,实际增长却非常有限。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劳动报酬在 GDP 中的比例偏低,而再分配的机制不够完善,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初次分配方面,需要着力解决和改善大学毕业生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促进中低阶层的上升流动和中产阶层的规模壮大。

第二,开展普遍的职业培训,使更多的技术工人向上流动。

中产阶层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能否提高蓝领工人的待遇和社会地位,要将蓝领工人更多地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从已有的经验研究成果看,影响蓝领工人收入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本,也就是其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中提出:提高技术工人待遇,完善职称评定制度,推广专业技术职称、技能等级等同大城市落户挂钩做法。要完善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实施大规模的职业培训计划,采取各种激励措施,鼓励蓝领工人通过提高生产技能增加收入,同时尊重工匠,弘扬工匠精神,打通一线技术工人的上升通道,使优秀的技术工人和

拥有技术的新生代农民工在未来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层的行列。

第三,进一步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创业,保证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成为中产阶层。

高校教育课程应当以就业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导向,进一步加大调整力度,加强就业指导。要抓住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服务业快速增长的有利时机,创造更多的适合大学生就业的岗位和机会。要引导大学毕业生合理选择职业、行业、单位和就业地区,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保证今后每年 800 万~900 万大学毕业生的绝大多数最终能跻身中产阶层行列。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中产阶层的民生保障。

中产阶层的压力和担忧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保障,家庭在教育、医疗和养老上的支出使得该阶层感受到了较重的负担,住房问题更是大大限制了其他消费。应当进一步积极完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大城市尤其应当完善住房社会保障,增强信息的透明度,提高民众对于社会保障体系的信任和信心。同时稳定物价和房价,坚

决打击投机炒房行为,并拓宽和完善金融、证券等多种投资渠道,引导中产阶层合理消费和投资。要围绕改善民生来扩大消费,将提高民生保障作为扩大消费的根本目的,这样才能使得扩大内需更加有效和更加可持续。

第五,推动产品创新和服务业水平提升,改善消费环境,更好满足消费升级需求。

企业应注重开发“中高端”消费市场,创新设计、把关质量,满足中等收入群体对高精尖产品的需求,同时推进产品研发和成本降低,鼓励家庭耐用品的更新换代,提高生活质量,加快发展服务性消费。如果说商品需求可以寻求海外市场的话,服务需求则基本上本地消化。抓住居民服务需求增长的契机,提高餐饮、旅游、休闲、金融等服务业的供给水平,并促进文化创意、医养结合、信息消费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鼓励针对产品研发和服务模式创新的“互联网+”实践和共享经济,促进资源整合与普惠。政府要大力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严肃处理食品安全、电信诈骗、假冒伪劣等行为。企业和政府要联手改善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消费环境,从而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B/OL]. (2017-02-28) [2018-01-25]. 国家统计局网站.
-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常态”下中国社会呈现六大转折 [EB/OL]. (2014-12-24) [2018-01-25]. 人民网.
- [3] 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 Global wealth report 2015 [R]. Zurich: Credit Suisse AG, 2015.
- [4] SAVAGE M, DEVINE F, CUNNINGHAM N, et al. A new model of social class? findings from the BBC's 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 experiment [J]. Sociology, 2013, 47(2): 219-250.
- [5] 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 [EB/OL]. (2013-03) [2018-01-25].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13/apr/03/great-british-class-survey-seven>.
- [6] 张翼. 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消费倾向——从生存性消费到发展性消费 [J]. 社会学研究, 2016(4): 74-97.
- [7] 上海研究院社会调查和数据中心课题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促进消费拉动经济——上海中等收入群体研究报告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6(5): 77-88.
- [8] 张林江, 赵卫华. 中产阶级壮大、扩大内需与经济转型 [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2016(9): 67-71.
- [9] 李培林, 朱迪. 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 2006—2013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分析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1): 45-65.
- [10] 朱迪. 金砖国家中产阶层的发展概况和困境 [J]. 文化纵横, 2016(4): 52-59.
- [11] 李强, 王昊. 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结构问题与发展对策 [J]. 社会, 2017(3): 163-179.
- [12]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July 2017 [EB/OL]. (2017-08-04) [2018-01-25]. U. 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https://www.bls.gov/news.release/archives/empst08042017.htm>.
- [13] Work in focus: a U. S. labor market overview [EB/OL]. (2016-08) [2018-01-25]. Department for Professional Employees: <http://dpeaflcio.org/programs-publications/issue-fact-sheets/work-in-focus-a-labor-market-overview/>.
- [14] Th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workforce [EB/OL]. (2015-05) [2018-01-25]. Department for Professional Employees: http://dpeaflcio.org/programs-publications/issue-fact-sheets/the-professional-and-technical-workforce/#_edn3.
- [15] 边燕杰, 刘勇利. 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 [J]. 社会学研究, 2005

(3): 82-98.

- [[6] 李培林, 张翼. 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 [J]. 社会, 2008, 28(2): 1-19.
- [[7] 李春玲. 中国城乡消费鸿沟变化趋势 2001—2011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1-9.
- [[8] 朱迪. 走向更加发展富裕的社会 [M] // 李培林, 戈尔什科夫. 中国梦与俄罗斯梦: 现实与期待.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White Collar, Middle Class and Consumptio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Middle Class and Its Life Situations

ZHU Di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cio-economic transition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growth mode and industry structure, some new trends on social structure and middle class emerg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middle class and their consumption in relation to the socio-economic change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China Social Survey 2006 – 2015, it was found that the white-collar group exceeded half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The middle class, mainly constituted by white-collar workers, accounted for about one quarter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occupational and industry structure indicated that urban China entered the stage of ‘white collar society’. Although the white collar group is differentiated in terms of life chances, the new era of ‘white collar society’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people’s well-being as well as consumer culture of the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one h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middle class families is higher compared with the lower group and their aspiration for cultural and leisure consumption and durable goods is also significant—a new trend of ‘consumption upgrade’ initiated by the middle class is spreading to the whole socie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gh housing expenditure and uncertainties associated with incomplet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estricted consumption and well-being of the middle class to a large extent. Policy suggestions emphasize building up modern service employment system so as to expand the middle class, and enhancing provision of the ‘medium-high end’ consumer market to cope with the trend of ‘consumption upgrade’.

Key words: middle income group; white collar; service sector; middle-income group; consumption

(责任编辑 刘 健)